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續紅樓夢新編 第三十九回 沐殊榮建坊旌善 頌特詔人祀明恩

從來彰善癉惡，以樹風聲；旌淑別慝，以興教化。乃聖王馭世之大權，亦國家作人之深意也。賢良有祠，忠貞立廟。顯則報功，隱惟勵俗，法良意美，自古維昭。至有恩於其土，而民為私祀者，潮州之韓昌黎，安南之解學士。伏波建廟於洞蠻，武侯受享於西蜀。雖春秋祭典所不載，已足見三代直道之公。即如本傳內所稱敷文真人，誠膺封號，究無專祠。前在禮闈中著異，亦未上答於朝廷而隆其典禮。此次會場特顯靈奇，是賈蘭目擊，而曹紫庭為之面奏者。補敘之以伸前傳所未及。

這年監場召神，將旗插在明遠樓角。無一點風色，那根召神之旗連動數次。知貢舉深以為奇。有一廣東舉子，頭場文已將完，忽然撕碎卷面，自己通說了一段欺心誘騙良人婦女的事，便用卷袋自縊。說是還了一命，係奉敷文真人命，才填還的。此事哄動一場，無不為異。

曹紫庭那日得了一卷，擊節稱賞，拿來與賈蘭同閱，擬中魁選。及至見了賈蘭，取出那文，忽然看出許多不好來。賈蘭無意回頭，猛見背後站著一紫袍人，恰是叔叔寶玉，吃了一驚。曹紫庭見賈蘭變色，舉目也見紫袍人，將頭搖了搖，倏然不見。賈蘭便把他叔叔寶玉站在身後的事說了，曹紫庭也說：「有一紫袍仙官搖頭，是我親眼所睹。想此卷文字不可中，其人或損陰德？」

古人所說朱衣暗點，此事信有之也。「賈蘭遂將敷文真人禮闈著跡的往事說了。及至廣東舉人事傳入內簾，二人深歎為奇。揭曉後，曹紫庭覆命時，把這件事遂面奏了，遍傳都內，無不駭異。

卻說探春等從大觀園來到上房，值賈政接過旨，同王夫人正說此事。賈茂也在房中。眾姊妹替賈政請了安，賈茂也向眾位姑姑行過禮。問及所接何旨，賈政道：「今早你茂姪在朝面奉溫旨，說他辦事勤正，並念我素日奉職無愆，特諭禮工二部建坊，且替珠兒的媳婦及他母親，令本家自行領銀旌表。又因曹姑爺前日所奏，覆命賈茂在宗祠側首為寶玉建祠，並令春秋致祭，以彰敷文之異。這樣逾格殊恩，使為臣者何以仰報！」眾人聽了，無不欣悅，即替賈政王夫人道喜。遂在上房內擺了飯。賈茂因有事要見曹紫庭，就出去了。賈政仍回到稻香書屋，同褚小鬆消飲。

眾姊妹吃了飯，便到寶釵房裡，說：「今日便宜了鸞妹子。」

喜鸞說：「此是天意替我藏拙，不然這麼湊巧。」寶釵便叫小倩將所做詩稿取來，大家看了，便付與月娥，叫他收好。到了次日，邢岫煙、香菱就回去了。午後，喜鸞、喜鳳也各家去。寶琴又住了兩日，同巧姑也回。惟探春住十數日，方來到周府去。襲人的事，求寶釵替賈茂說了，是為人籍的緣故。賈茂就著葉忠拿名帖，替縣裡說明，准他入了籍。襲人方謝了回莊上，他倒住了約二十餘天。

時交四月，工部著人來請賈政的示，擇吉動土。來的是營繕司郎中。賈政叫賈璉在書房陪著，留吃了便飯，擇定初六日開工。

將大門外數間閒房皆拆去了，地勢益闊。迎面建一大牌坊，為賈政立的「昇平國瑞」，左首牌坊「一朝元老」，右首牌坊「千載耆英」。跨著大街，巍然並峙，皆奉宸翰揮灑，著實榮耀。靠著大牌坊兩邊，是旌表李紉、寶釵節孝的，左邊寫著為「誥封資政大夫賈珠妻室誥封夫人李氏立」，右邊寫著為「誥封光祿大夫賈寶玉妻室誥封一品夫人薛氏立」，上面豎寫「奉旨」二字。自四月動工，至九月止，建石豎木，以及油飾等項，除動帑外，榮府約費千金，才能竣事。

次年春，在宗祠右首一段空地，替敷文真人修建祠堂，匾額聯對皆在翰林院撰擬奉旨懸掛半年有餘，工畢覆命。這件事，其中卻有許多波瀾，虧了賈茂剛柔並用，始能化大為小，化有為無。

凡臨事者，不可不慎也。向在營繕司有個攬工的工頭石瑛，連年修造，人既刁鑽，手頭有餘，凡工部營繕司的承修，皆是他的總辦。賈府這件事，上領帑項，下有榮府幫貼，自是大可浸潤的一件美事。內有與來旺相好的匠人，名叫楊樾，一一就是辦樾翠庵的工頭。求了賈璉，要攬此工。那日賈璉陪郎中時，把這話早說了。那郎中滿口應許，賈璉就回了楊樾的話。誰知石瑛手眼大，求了工部堂官，從上頭辦了這事，連那郎中也做不得主。

賈璉心裡不快活，存體統卻不肯做出來。

那來旺管家未得實惠，如何肯歇？就暗約楊匠頭，將辦來木植石料，加意駁換。又把那做成地腳嫌好道歹，拆了蓋，蓋了拆。一時賈璉又呵斥了數句，石瑛是有體面的工頭，如何受得此等村辱？況他來辦工，門上林管家、包勇不受一毫情分。葉忠膽小，也不允情。李貴、吳新登皆得了他的饋送。石瑛把這情節向李貴二位說了，二人因有賈璉作梗，無可如何，只用軟話安服石瑛。

石瑛倒也罷了。他有伙計，係他表弟，混名小李魁，不服氣。

一日為楊樾挑檢石條，這是小李魁經辦的，兩下口角，交了手，用鐵椎幾釀成人命。包勇乘空稟了賈茂。虧賈茂不動聲色，把楊樾另派了莊上一段土工，支開了。又向賈璉說明，差來旺到河南衛輝賈蓉任上投書，把這件事一床錦被遮過。那石瑛見賈茂如此做用，便也小心辦事，不敢誤公。

更有一樁無意的事，又虧賈茂用剛，才結其局。鄭華兒子鄭子富，從挑唆周鳴岐一場事後，周瑞家裡借端替他鬧了兩次，鄭子富氣不過，不敢惹包勇，便遷怒到李貴身上。因李貴此次牌坊工程，得過石瑛的賄，想著鬧一場，稟到上頭也吃不了大虧。鄭華與吳新登相好，鄭子富把自己的意思告訴了新登，那知此事是他與李貴伙辦的，因用正經話把他勸住。這是大人家的家人彼此忌妒，互相傾軋，原是常事。鄭子富聽了吳新登的勸，倒也歇了。

合當有事。那日，小李魁辦了石料來交，正與李貴說話，鄭子富走到跟前，觸起心事，笑著說道：「李大叔可有銀子，借幾兩與小姪用？小姪這幾日手太乏了。」李貴平日最嫌鄭子富，聽他借銀，便冷笑了一聲，道：「我不像包老大，辦工程攢錢，那來的銀子？」鄭子富因這話刺他隱事，便變了顏色道：「怎不攢錢，難道牌坊不是工程？能有幾次修花園哩。」李貴也動怒道：「你這小子，可胡說了。牌坊工程是璉二爺經管，你看見我們攢了錢嗎？這事倒要還我個實據。」

旁邊小李魁不該插口，便也沒事。不料小李魁開口說道：「這位大哥借錢只管借錢，怎麼說牌坊工程？難道我們行賄不成？」鄭子富正不敢替李貴致氣，那經得小李魁這句話？便出口罵道：「你是個什麼東西！你爺們跟前有你插嘴的嗎？好個混帳東西，快替我滾開，省我生氣。」小李魁是個好生事的人，又知鄭子富在府中不得時，如何肯受他的罵？便就還口道：「你拿鏡子照一照再罵人。你是個什麼東西，府中事一點也不能管，想在這地方詐錢用，可也能嗎？」鄭子富聽了，心頭火起，便就脫了衣服，想要打他。那知小李魁手頭唧溜。剛到跟前，倒教他打了一個跟頭。鄭子富急便跑回去拿把刀子，趕來要替小李魁拼命。

口中大喊著。

才到牌坊，恰值賈茂下朝回來。眾人攔不住，就被賈茂看見了。賈茂便問：「是什麼人在府前持刀肆惡？」李貴便上前，將前事稟了。賈茂吩咐：「把他捆起來，待我問他。」鄭子富這才慌了，無人救得。林管家聽見此言，也忙趕來。賈茂已在書房，著鋤藥來傳他們了。鄭子富捆著，賈茂叫把他鬆了，鎖著脖項問他道：「你連法度一點也不怕？怎麼在府前行起凶來。你與這石匠有甚仇隙嗎？」鄭子富只是磕頭，一句話也回不上去，賈茂道：「你這奴才，問著你不言語。你手內拿著刀子，是我親眼瞧得的。

你不實說，我奏聞了，要你的命。你可別悔。」

鄭子富聽了，著了急，連磕響頭說道：「奴才該死！只求爺的恩典，饒我命罷。」賈茂道：「你只說了實話，我便饒你。豈有無故要殺石匠的理，你可快說。」鄭子富又磕了回頭，才把李貴得石瑛的錢，自己替李貴借銀，小李魁打報不平，將他打了，才拿刀替他拼命的事，據實說了。賈茂笑了笑說：「就是了。」

叫把他帶下去，交給跟隨官役看守著。便叫李貴，跟究他如何得賄，同伴是誰伙分的？若不實說，便交問官去辦。李貴著了急，只得從實說了：「同吳新登得過工頭石瑛的規舉，林管家、包勇、葉忠均未分用。」

賈茂聽了，說：「你且下去。」把包勇、葉忠叫上來，申斥道：「你們管門，怎容人持刀廝鬧？你們也不管，要你這門上何用？」

兩個人連忙摘了帽子，磕頭認罪。賈茂道：「此次寬過你倆，念你們尚知畏法，不得私賄，可起去，好好用心辦事。」包勇、葉忠又磕了頭，連聲答應，才站起來。又把林管家說了兩句，林管家又連認失察的不是。賈茂便吩咐林管家：「將鄭子富押好，聽我辦他。」並吩咐：將這石瑛經手的事，令他辦完。修祠堂事不用他辦。遂起身到上房，稟了賈政，將李貴、吳新登革去管門，還要責處。虧王夫人討饒免責，令其閒居，不叫管事。賈茂知會了刑部，請了旨，說鄭子富酒後在府行兇，照光棍例，問了充發。

闔府家人無不悚懼。這兩件事恩威並用，可見賈茂的全豹一斑了。

不一日，牌坊工竣，府中擺酒請客，忙了十數日，方才賀完。

接著過了年，就興起祠堂工來。

那日，賈政做了一夢，如在那年船上見寶玉頭陀裝飾，穿著大紅哆囉呢一口鍾，後邊一僧一道相隨。未及開言，忽然那僧道不見，換了一班仙吏伺候。寶玉也換了仙巾紫袍，一派細樂，數隊旗幟導引著，望新建的祠堂而去。醒來時，王夫人正在夢中叫著寶玉才醒。說來兩夢相同，甚為詫異。此時是八月中旬，數文真人祠堂工畢，掛了欽賜的匾對，靠龕是御制的一幅聯句，上句「贊襄鄧治」，下句「黜黜人文」。與賈政夢中旗上所書無異。

這日賈茂捧了御香，並頒賞的祭物，望闕謝恩。在祠堂內擺上設祭。賈政也謝了恩。設祭的這夜，皆看見祠堂中紅光滿室，天上一派仙樂，落到祠前。眾人無不歎為希有。賈茂覆旨面謝聖時，把這紅光仙樂事奏聞，聖上知道寶玉是個有來歷的人，這「數文」二字封號，原非虛賜。聽了亦甚欣慰。又恐神道設教，易滋宋人天書流弊，便吩咐賈茂不必彰揚此事，以惑愚賤耳目。

可見睿慮周詳，不同凡近。賈茂連聲道：「是！」退了朝，稟過賈政，飭諭手下人，不准再言此異。

話說寶釵因為寶玉建了祠堂，特到上房裡替賈政、王夫人磕頭。王夫人因話提起寶玉身後蒙恩如此隆重，也可光耀門庭，總虧芝哥兒盡心國是，才能推恩至此。寶釵道：「皆是托老爺太太的福；教訓的勤，才有這個地步哩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可守著了！」

奉旨旌表，連你大嫂子同沾聖恩，這可不同小可的。芝哥兒這個孩子從小不凡，我不算白疼了他。但有件事，我甚掂心：他如今已四十了，尚無子嗣。難道月丫頭是不開懷的？寶釵道：「太太不知道嗎？」王夫人道：「知道什麼？」寶釵道：「芝哥兒媳婦懷孕三月有餘了。正要稟知太太先歡喜哩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怎麼早不說？」寶釵道：「媳婦也是近日見他舉動不像往日，才細問出來的。」王夫人聽了大喜，把這話便向賈政說了。賈政也甚心悅。又因建坊這事，遂吩咐家人改了稱呼：王夫人稱老太太，李紈、寶釵皆稱太太，以著朝廷旌表之榮。兩府及親友的人，稱賈政為老太爺，玉字輩稱做太爺，賈蘭、賈茂皆稱老爺。二位夫人皆稱少太太。

薛宅的薛蟠抱病不起，薛蝌仍在當鋪照應，薛尚義做了一任四川藩司，累次升到少理，後來轉了副憲，來與姑娘道喜。問及仙樂紅光的事，寶釵說：「事是有的，如今奉旨不許彰揚，老姪亦當守口才好。」尚義連聲說是。王夫人留他吃了飯，叫他家去。

周廷掄也來致賀，探春同著兒子到家，連巧姑娘住了數日，才回各家。親友無不道喜。又忙了好些日子，始得稍閒。

再說賈茂，雖日日上朝辦事，那塊通靈寶玉緊貼身子帶著，每晚臨睡時用錦袱包好，押在枕頭邊，時刻不離。月娥也著實在意，與那金如意皆自己收拾，不輕易教人經手。已越多年，常如一日。那夜，賈茂得了一夢，說他父親寶玉從祠堂內到他書房來，舉眼一瞧，恰是場中及在暹羅國時所見的那位仙人。向他說：「靈物不可久染塵凡，那塊通靈玉，原是我的化身，如今奉旨再來人世。你的功名勛業，已足顯揚，也用不著這玉著靈了。歸真返璞，這是天地盈虛的至妙，那塊玉可還我罷。」賈茂聽完，便將那通靈玉遞給那位仙人手裡。

驀然驚覺，恰值夜半。便叫進祿兒起來，要茶吃。接了杯，去叫他將自鳴鐘一看，那針正指丑初。賈茂便對月娥將夢說了。

月娥看枕頭邊，那塊玉仍在錦袱中包著。說：「這不是那玉？」

夢中事何必認真。「賈茂道：「消長進退，陰陽的一定不易之理。」

我位已極人臣，聲名馳於異域，皆是這通靈玉的餘輝。今夜這夢，不是尋常。我與我父異體同原，既有此警，待日後便有徵應。」

說著就該上朝時候，仍帶了通靈玉，起身而去。

飯後，史湘雲來瞧寶釵，就到月娥這邊來閒坐。月娥知道湘雲是大有仙果的人，把這夢對他說了，便就請教。史湘雲道：「這也何疑？有來處便有去處，天下事皆是如此。然去處仍是來處，後自有驗，先機何必說破。」月娥言下了悟，也不再問。寶釵著麝月來請湘雲吃飯，便就到上房去了。

探春正在家裡，說起那年替王夫人慶六十的事，「能有幾時？」

過了三十多年。我們南北關山，也經許多跋涉。明年是老太爺的百齡，這也不能輕易有的。想起來，真令人歡喜。況茂姪不過數月又有獲麟之慶，老太太可怎樣一個快活呢！王夫人道：「我兒這話很說得是。這兩樁事，我每念及，不勝心喜。待我得了曾孫，先請你吃喜酒。你可也替我樂一樂。」

探春未及開言，史湘雲道：「老太太這話大有深意，三姐姐你可預備賀禮，再吃這喜酒。」探春道：「我是做女兒的，只會吃喜，從不知道送賀。史妹子可替我打算，當做如何賀法？先說給我，好打點去辦。」寶釵接著說道：「這事妹子們不用算計，待臨時我替妹子們代辦，管保體面，不致落人褒貶。」湘雲道：「寶姐姐既答應了，也不用我打算。但我心裡過不去，我有一丸仙藥，是我府中累世傳下的，最利催胎，這也算我一點微意。」

便在袖中取出，倒像預先制備的。眾人皆曉湘雲未事先知，寶釵接了，連忙致謝。

湘雲道：「這藥得明春才用，可收好些。」寶釵便叫麝月拿紙包好，送到匣中，著意收存。又說了一會話，湘雲回櫳翠庵去。

探春在家住了數天才家去了，周侯爺忽然抱病，廷掄夫婦衣不解帶，伺候醫藥。約有半月，方才痊可。便覺衰邁，不能復元，就在府中頤養，連賈政稻香書屋也不輕易來了。

賈茂因這夢後，在通靈玉上加意防護，恐有遺失。不料那夜起來上朝，要帶此玉，打開錦袱，忽然不見。這錦袱卻仍在枕邊原舊地方。心裡付一付，便對月娥道：「這不是前夜之夢有了徵驗？縱然找尋定無著落，你可不要聲張，令人瞎找。過兩日，我自另有主意。」說完，仍舊進朝去了。月娥便囑覓舞、進祿不許混傳。那如意兒在灶上管茶水，不在屋裡伺候，月娥遂不囑咐他。

這日賈茂朝罷，又值甄寶玉差滿來京銷差，到榮府來拜賈政，遇著賈茂，說了會荆關稅務的事，因錢糧缺額，現被部議，要求賈茂替他挽回。賈茂道：「我明日見戶部大堂，問一問情形，再來覆命。」此時甄寶玉家眷由水路來，尚未到都。說完了話，便拜別客，辭了出門而去。賈茂送出大門，就便由大觀園外門，遂到櫳翠庵來瞧史湘雲。

湘雲像預知道的，早備下茶伺候他。賈茂請了安，說：「姑姑近日丹將九轉了，如何不卜就曉得姪兒今日來請安？」湘雲道：「我不惟知你來瞧我，連瞧我的緣故我也知道。我有兩句話，你參一參，便解得了。」賈茂道：「姑姑的見解，每高姪兒一層，姪兒實有件事，要求姑姑指點。姑姑既說知道，就請把這兩句話講出來，待姪兒想一想，可解得？可解不得？再聽姑姑的教訓。」

史湘雲道：「物有來處，即有去處；物這去處，仍是來處。」賈茂聽了大悟道：「姑姑所見的是，姪兒已省得了：」夢即是醒，醒仍是夢。『可是這樣解不是？』湘雲道：「姪兒大道將成，何如是之捷悟也。一點不錯！照此尋去便見。」賈茂連聲答應著，便伏地替湘雲作禮。湘雲舉起手說道：「我不敢當此禮，請我佛代受罷。」賈茂起來，又喝鍾茶，便回自家屋裡來。

月娥見了，不敢提起玉事，便問：「今日下朝，怎麼過晚？」

賈茂便把到櫳翠庵見史湘雲的話述了一遍，月娥就把前日湘雲那話也述說了。便道：「據史姑姑這話，那塊玉似乎不致失落。但來處我們且不知，何況去處？」賈茂道：「我聽見我母親說，當日我父親失了此玉，是個聖僧從青埂峰下找著送來。這青埂峰知在何處？」

月娥無言可答，便就歇了。又過了一兩天，賈茂時時參詳。

忽然夜間悟了，叫月娥，對他說道：「夢是醒，醒仍是夢。來處去，去仍是來。這塊玉莫不是我父親收去？如今只有祠堂是我父親的坐落，難道此玉在祠堂找尋不成？」

次日將上朝時，先到祠堂內焚香致禱了一番。祠堂內空空的，何處找覓？便就坐轎進內，照常辦事。退朝同來，又在祠堂內虔誠在敷文真人神位前叩禱，行起禮來。忽見那通靈寶玉在寶玉的牌位上掛著，賈茂一見，又驚又喜。不敢輕易去摘，仍舊跪下，又磕了頭致敬，才將此玉摘下。細看與那玉分毫無異，只是顏色微欠光潤些，便就帶在身邊。歸到住房，備細說與月娥知道，隨在身上將玉取出與月娥看。果然絲毫不錯，十分詫異，仍用錦袱包好，著實留神。